

## 慢煮生活

□ 彭晃

以前大学文学课上,老师告诉我们,旧时宫女和外面的书生通信,是用一种很原始的方法:书生在水的上游,在柿树叶子上写好东西,把叶子放入水中,让叶子随水漂到下游,而宫女则等在水的下游,等待这片叶子,宫女看完书信,把回信写在叶子上,书生又赶往另一个下游去等待回信。

当时女生听了无不一脸陶醉样,感觉很浪漫,有一种默契,有一种心照不宣,有可以等待的心情,还有不一定能得到回音的失落与期盼,一切都那么不可捉摸,在希望与失落之间恰到好处。比起那些用手机、微信传情的方式,这种古老而朴素的方法更透出几分可爱,你能说这不叫浪漫吗?

清朝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,记的是他和亡妻芸的旧日时光,有快乐温馨也有辛酸苦难。但细细读来,你会发现,作者实在

是个情调高手,里面和妻子芸的浪漫经历比比皆是,看他们为食一碗粥而千里姻缘一线牵,看他们沧浪亭边饮酒赋诗,半醉间情话绵绵,看作者带爱妻女扮男装,一同神游美景,着实感叹了一把:这才叫浪漫嘛!还有从书页里散出的那股情调满满的生活气息:芸尝以沉速等香,于饭镬蒸透,在炉上设一铜丝架,离火中寸许,徐徐烘之,其香幽韵而无烟。单单一个日常取香,便得如此精致挑剔,书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,看得我也不由得只羨鸳鸯不羡仙了。

在古人那里,浪漫是庄子化为蝴蝶的缥缈一梦,浪漫是屈原在汨罗江边的翩然一跃,浪漫是荆轲在易水之滨的毅然离去,浪漫是辛弃疾赠陈同甫的一篇壮词,浪漫是文天祥在伶仃洋的千年一叹。浪漫可从大处感获,也能从细微处体会。

古人的浪漫,没有如今的香槟咖啡,也没有钢琴吉他,更没有迷迭香的花语,

他们有的只是一轮明月,月下一壶温酒,酒后一曲小令,他们任青鸟传情,请梨花带雨,他们的浪漫是见花使花,见石使石,自然里的所有物品都能玩出一番生活的浪漫情调,今人的眼睛里只剩下被无数次消费过的那点钢筋水泥中的浪漫,浪漫成了招牌,一切都被揽进浪漫的大旗,现代人在不知不觉地消费着别人端上来的浪漫大餐,于是,浪漫就这样被一拨拨的人视为模板了。和古人比,哪个更高一筹呢?

有时,在深夜翻着古人的琐屑纪事,读一读古人的闲情逸赋,就想回到那个年代,亲身体会一下那种情调。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几千年的时光流逝而去,但浪漫的味道没有变,依然是甜中带醉,古人比我们浪漫,也许仅仅因为他们知道的少。科技日益发展,月球被地球人踩上脚印,已不是那个白兔和嫦娥的小院了,是真实,让

我们的浪漫打了折扣。顾此就得失彼,我们不能一边享用高科技高效率的便捷生活,一边还畅想“剪剪轻风细细雨,悠然徜徉春色里”的古色浪漫。

有个流行词叫生活美学,它会令你眼里有星辰大海,心里有万丈红尘。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,都知道美的力量,如梵高的灵魂在向日葵里闪闪发光,也如雪小禅说的那样:“一日。二人。三餐。四季。相守。向内生长的力量,生动平凡的日常。”没错,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平常烟火却自有意味,它开出芬芳的花朵,从中采摘一束插在光阴的瓶中,美在眼里,暖在心上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,凡尘烟火熏陶出的是生活的那份本真与恬淡。让我们在繁忙琐事的焦虑中,在草木葳蕤,鸟鸣满涧的时光里,慢下来,低下来,给大地、给万物,一个深深的贴面礼。

——摘自《潮州日报》

## 点 滴

## 为青年工长点赞

□ 倪爽

面对厂家无偿无休止的加班、管理者肆意随性的殴打罚跪,多数工人选择了默许忍受,唯有这个年青的工长,不仅没有下跪,还向市工会反映了情况。如此既非他逞强,也非他好斗,他只是明白:饭碗没了,可以再找,可尊严没了、傲骨丢了,何处去寻?生命再怎么卑微,也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!

韩国女老板敢吼出“不肯下跪你就立刻滚蛋”的语的底气,是瞥见了我们眼底的那丝奴性?还是窥见了我们心中的软肋?“沉默啊,沉默。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!”维权的路艰辛漫长,但好在看到了希望:那果敢离去的背影中挺直的脊梁!为这位青年工长点赞!

——摘自《我们都跪下过》

## 两难

□ 易中天

我在四川时见到一个人,他一边拜文昌帝君一边叹气:“不知道拜对了没有。”

我问他:“你要干什么?”

对方说:“我孩子考大学。”

“对,文昌帝君就管高考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唉,你不晓得,我的娃儿考的是斯坦福大学,文昌帝君懂英语不?”那位四川家长说。

我说:“你去拜圣母玛利亚吧,她懂英语。”

对方又有些无奈地说:“我晓得,可是圣母玛利亚不懂四川话。”

——摘自《视野》



## 司空见惯与理所当然

□ 吴艳

宅家的某一天,天色近晚,他问:晚饭我试着做做咖喱烤翅、冬笋肉片可好?我从书页中抬起头,笑答,好极了,难得有兴趣学做菜。他又说,是一位当饭店厨师的友人教的做法,这些菜可是他们店里最受好评的家常菜。我心头一动,狡黠地问他,在饭店吃的菜,回家没关系啊,还能叫家常菜吗?他被我逗乐了,这不是司空见惯吗?

可是,除了法规、道德所明确的之外,这些“司空见惯”,还有那些“理所当然”,就会有一些令人说不清的感觉。比如,熟人之间见了面,大多会说一句“下次约茶”或“有空一起吃饭”,其实双方可能都没有当回事儿。又比如,电话快过邮件、微信功能多过短信,所以用到书信的场合已经不多,有时候连情侣之间的交流用几个表情符就可以完成。再比如,买一盆“永生花”而不是一束鲜花,不仅花期可保持长久,还可以免去浇水、修枝、移瓶。

然而,不会履行的约定还能叫约定吗?除了书信,还有什么交流方式能够让人最大限度地体会到从等待、猜想到紧张、释然,再到欣喜、珍重的心理过程?

至于花朵,清早我就给房内一瓶雏菊和一瓶玫瑰换上清水,它们依然娉婷。当然,花开有时,静待亦有时。花瓣掉落了,花香留枝头。正是这种自然,让我觉得珍

重。不在于花朵们本身有多艳丽、开得有多充分、保持得有多持久,而在于只要被认真对待,它们会给予一种生机。植物的生机,是一种能量,在对待它们的过程中,人交出时间、精力,收获变化、平静。曾经,我买过一把银柳。当时,花店老板说,将它插在瓷瓶里,省心得很,不用换水、修枝,也不用挪动,就可放置一年多。就为了“省心”二字,我买下了它。但很快,由于我的不留意和它的太省心,那把银柳被“遗忘”在房间的一角,悄悄地褪着色,直到又是添置年花的时节。我这才发现,如果不去认真对待和观赏,花事的本身就缺少了很多过程感,也没了趣味,当然也就无法体会生机。自此,不止于花事,我不再图什么好打理、不必管了。

也许你会说,对“司空见惯”或“理所当然”不必吹毛求疵,也不能都用“对”或“不对”、“好”或“不好”来评判。我同意,但我还是希望,能于日常中寻找非常,同时,也能于非常中接受日常。就像家常菜本质上在意的并不是菜,也不是家人的手艺有多好,而是“家常”的背后,有着珍重和关爱。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的农历新年以来,大多时候都宅在家里,坚持着自己日常的那些爱好,为的是有一天能够夸自己一句“那段时间,你没有虚掷”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## 人 物

## 钱学森纠错

□ 张松

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,年轻时师从世界力学大师冯·卡门教授门下,一生致力于空气动力学、火箭、导弹等方面的研究。建国后,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,投身于祖国的导弹事业。

1960年,钱学森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,专门攻克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难题。在他的带领下,我国第一枚近防导弹的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。一次,细心的钱学森发现了研究人员的一个重大失误,一处关键细节被忽略,如果导弹升空,该漏洞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犯错的研究员是个年轻人,知道钱学森专门为此召集全体人员开会,他充满自责。预想到开会时的场景,他做好了受到严厉批评的心理准备,还花了一个晚上写好道歉词,并流利地背了下来,希望通过自己诚恳的道歉,得到钱学森的谅解。

会议室里,钱学森紧皱眉头,表情严肃,不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。参会人员轻轻地落座,都怕发出声响打扰他思考。人到齐后,全场寂静,钱学森抬起头,以一句“我来分析一下错误出在哪里,希望大家能够注意”开启了会议。如此重大的错误,他却并没有对犯错的研究员指责一句,整个会议讨论的都是如何避免错误,下次不能出现同样的问题。

散会后,年轻的研究员找到钱学森,主动向他道歉。钱学森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你不犯这个错,也会有人犯,我们趁机发现了问题,将它控制在萌芽状态,为啥道歉?还有,我们是为解决问题而开会,不是为批评而开会。”钱学森的一番话,令年轻人对他肃然起敬。

——摘自《杂文选刊》

